

人间物语

## 湿地草青青

| 刘川文 |

宅家禁足的日子里，只有湖边空旷的人造湿地，成了我解放双脚的上佳去处。

湿地是由无数茅草树木、河道水面和形态各异的亭榭栈桥共同组合而成的。当然，所有植被中数量占比最大的还是草地。湿地的草有两类，人工移植的和野生的。整片整条的是由人工移植的，管理也比较到位，主要品种是高茅草和黑麦草。野生的就五花八门了，什么婆婆纳、老鹳草、金鸡菊、白车轴草、蒲公英、野豌豆、苏门白酒草、早熟禾、猪殃殃、苜蓿、卷耳、宝盖草……有些草知道它的俗名，却不知道学名；有些则从不知道它们叫什么，借助了手机里的“识花君”，才给我补了课。当然，我更钟情于两类中的后者，因为只有野草是无处不生无处不在的，沟沟壑壑，坡坡坎坎，到处都能无拘无束成长，人们不在乎它，它也不太在乎人。正月伊始来到湿地，草色尚显枯黄，涉足其密集处，颇似踩着柔厚的地毯，脚底软乎乎的。从新正立春到二月惊蛰，我隔三差五到此散步，不经意间见证着小草们由枯及荣地渐变，心情竟也随之开朗欢欣起来，一扫因防疫而苦宅家门的烦郁。

自古以来，小草就一直一直是诗人们争相歌颂的对象。顶顶出名的诗莫过于乐天居士那几句了：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寥寥二十字，鲜明揭示了小草们生存荣枯的自然规律。可我总以为，小草的枯萎既有自然之因，诸如烈日曝晒，冰霜无情，虫鸟啃食；又有人为之害，遭受肆意践踏，异力坐压，烟火燎熏……不过，小草的坚韧也是惊人的，它似乎总能默默地忍受住一切，历经磨难也能不卑不亢，不因细小而自悲，也不为软弱而求荣。即使常被折

磨得东倒西歪，遍体鳞伤，也依然不怨不悔，重新长起！我好几次看着满地枯草，敬意油然而生。

小草的繁荣是扎扎实实而来的，它根植大地，受惠于阳光雨露，一点一点不急不忙地慢慢长大。它绝对不像有些植物，一夜之间就光彩耀人，炫你耳目。细细想来，小草的使命感和忠诚度真是特强，无论人们召不召唤，眷不眷顾，它们总会适时地出现，向你报告春的消息。打个比方吧，在即将启幕的那场恢宏的春天交响乐中，它永远是序曲中跳跃出的第一个音符；在即将展开的那幅多彩的春天画卷里，它就是画家描绘时的第一根线条第一抹色彩。而且，它总是那么十分低调不事张扬地进入人们的视野。不是吗？立春不久徜徉在湿地时，草绿还若有若无，有如韩愈诗句里描写的样子，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”。隔着河道看对岸，隐隐约约似乎有那么一点意思，待走过桥去近前察看，却依然是一簇簇的衰枝败叶，只有拨开杂陈，才会分辨出一星嫩绿。千年以前的古人，就有如此细微的观察，实在让人感佩不已。过了些时日再去，我惊喜地发现，数日前似隐似现的绿色，已经横行漫漶，悄悄地连成了块形成了片。节令交过雨水，湿地里憔悴的容颜便日渐褪尽，被欣欣然的一派生机所替代！完全苏醒过来的小草们，又重新为大树垫底，为百花衬托，为大地渲染。即使日后被牲畜作饲料，被人们沤肥料，它也从容不惧。多么平凡又可爱的小草哟，它这种非凡的生命力，这种无畏的态度，这种谦逊的品格，着实让人怜惜让人敬重！兴许是小草对生命本来就有彻悟：这世间万物原就难分轻重上下，世间的生命也没啥高贵卑微，是物各有其用，是

人各尽其才，只要能发挥一分作用，释放过属于自己的那份善意和美丽就行。

进入农历二月，果真春风似剪，九尽垂柳飘逸，小草也更趋茂盛，三两天不去照面，它就愈发展示出“嫩绿柔香远更浓，春来无处不茸茸”的画境了。暖阳融和之日，湿地里的春意变得让人可以触及。空气中弥漫着那股久违的气息，比单纯花香更加沁人心脾，更加令人陶醉，尤其像我这样在农村长

大的人，更加敏感地捕捉到了儿时春日在乡野割草时的那股清馨味道，也让我忆起当年春耕田间，靠在向阳的草坡上歇息，吮吸到泥土里传来的那股芬芳，我觉得，那肯定是自然韵味与人类本真的美妙共情，以致几十年都能反复唤醒，历久不忘。

小草，年复一年地演绎着它们顽强的生命过程。我始终坚信，即使湿地生态会有人为的改变，小草的本色也永远不会改变。



片羽

## 春天是陪伴我一生的回忆

| 一水文 |

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，提笔就想到这几个字，但在无锡，我们只能是面朝大湖，春暖花开了。打开阳台窗户，暖暖而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，环绕着你周围的一切，空气、阳光和水，蓝天、白云和树，仍是那么美好。路两旁行道树上的枯枝发芽了，绿绿的，仙蠡墩公园里的迎春花儿也开了，黄黄的，石板之间缝隙里刚长出来的小草，嫩嫩的，周遭的一切看上去都令人心悦。春天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来了。这个春节我们都在家里守候，关注着武汉肺炎疫情的发展与动态，病毒和疫情的“一举一动”拨动着大家的心弦。我们宅在家里，一直就期盼春暖花开，默默地听着春天的脚步声由远而近。2020年的春天，久违了，你来了，我们欢喜。

太湖春涛，鼋头春景，三月的太湖美如画，氤氲的雾弥漫在湖面上，似梦境，似仙境。随着太阳渐渐升高，薄雾慢慢散去，湖面变得越来越清晰。鼋头渚公园里的各种花儿都开始绽放

了，特别是白色和黄色的迎春花，绽放在曲折小径的两旁、满是苔藓的墙壁上，用它们灿烂的“容颜”欢迎着游人。还有粉红色的樱花也绽放出潇洒的英姿，粉粉的花朵，大大的花瓣，鲜嫩、水灵的花蕊，就连托举着花蕾的枝干，也是春意盎然，透露出勃勃的生机。和煦的阳光，一大片一大片焕然一新的草坪看上去全是新绿，走在上面有一种走近自然，融入山野的愉悦。抬头远望，看见湖上木制的大船，桅杆高耸林立，布帆迎风飘荡，深褐色的船体稳稳屹立在水的中央。还有一群群白色的红嘴鸥在湖上飞来飞去，从远处飞到湖岸，停顿片刻，忽又飞到湖中的帆船上，循环往复，不知疲倦。人与自然如此和谐的鼋头春景记忆在2001年，从上海刚到无锡的那个春天。

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”。白居易笔下的四月桃花开始开了，满园秀色，人间春色，唯四月最

美。树叶在初春长出的嫩芽，到了仲春四月全部变成了深色，叶片也变得厚实了，满含着汁液，看上去愈发深绿。小时候生活的矿区附近，就是一大片桃树林和梨树林。每到一年的四、五月份，这一大片桃花林和梨树林就会游人如织，人声鼎沸，公路旁有各种小吃的摊点，卖瓜子点心的，卖冰糖葫芦的，什么豆腐脑、烧饼、牛肉汤、小馄饨、拌凉粉等各种美味小吃，还有炸爆米花的老大爷，被炭火熏黑的脸庞，在太阳照射下铮铮发亮，油脂欲滴，黑黑的大手熟练摇动着圆鼓鼓的爆米花锅，几分钟后，随着一声巨响，一大堆香喷喷的爆米花就被炸出来了，然后老大爷从长长的布袋子里面将爆米花倒入到簸箕内，接着四周就会围满要买爆米花的人。桃花丛中，青年男女携手相伴；梨花林下，一家老少鱼贯而行。粉嫩嫩的桃花，白艳艳的梨花，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人们在春天里欢笑着，奔跑着，满是如春天里的万物一样充

满着活力与精神。矿区的煤炭、粉粉的桃花和炸爆米花的老大爷身影，记忆在桃花丛中的那个春天里。

上学必经的一条小路两旁，全是开满金黄色的油菜花田地，一望无垠的黄色，浓艳艳的，散发着清香，鸟儿在不远处的树上清鸣，蜜蜂在油菜花香上空嗡嗡叫着。田埂上长满了巴根草、荠菜、蒲公英、癞葡萄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花小草，走在上面软软的、柔柔的，十分舒畅。太阳温暖和煦地照着大地，脱去了冬天的厚厚棉衣，只穿着毛衣和外套的身体显得格外轻松与舒展，一群小伙伴打闹闹、欢欢喜喜去上学的场景，再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。儿时上学路上经过油菜花海的场景，记忆在那时那刻的春天里。

喜欢春天，因为春暖花开，阳光明媚；回忆春天，因为春天是陪伴我一生的回忆；春天里有快乐，有欢笑，有成长的经历，春天是一生都回忆不完的记忆。